

我爱的一切，你们好啊

□乔叶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渐渐就觉出了心态的变化。比如，上班路上，看见几只小麻雀在草坪上叽叽喳喳，会轻轻地跟它们打声招呼‘麻雀，你好啊。

初春时节，小区里大规模的玉簪碧绿鲜嫩，叶片上纹路分明，最是可爱。我就喊着它们的名字，问候它们‘玉簪，你好啊。

一只猫在我面前轻手轻脚地走，我也会说‘猫咪，你好啊。

走路不小心，被椅子绊了一下，就会说‘哎呀，椅子，你怎么啦？

很爱跟这些事物说话，像它们能听懂似的。

跟天上的云彩都说过话的。

在外人看起来，估计我也像有病似的。可是，就是想这么说。觉得它们就是这么可爱啊。这算不算有些慈祥之心？

也不仅仅是慈祥，好像也是天

真。

家里种了些绿植，种类单调，绿萝、发财树、球兰、吊兰、水竹，就这几种。我每次给它们浇水也都要和它们说话。

你们好乖呀。

长得真好看。

闲极无聊，也会给它们叶片擦灰——北京的尘土大。边擦边说‘咱们洗洗脸，多干净啊。

得赠的鲜花玫瑰居多‘红玫瑰、粉玫瑰和蓝边儿玫瑰。我在收到的第一时间里就把它们扎成小把，倒吊在晾衣竿上。晒上七八天，摸一下花瓣们，哗啦啦地响，这就是干透了。再把它们插在大花瓶里。此时虽然不再是水灵灵鲜嫩嫩的，却也有了另一种美‘历经沧桑的美，有故事感的美，如同风韵犹存的美人，让人疼惜。

而且，真的，她们很香的。是内

敛的、没有侵略性的、幽深的香。

我和她们说的话是‘亲爱的，你们好啊。

那一天，读韩少功先生的《山南水北》——真是一本极有趣的书，是他在湖南乡下过日子的札记，貌似散淡，内里却大有深意。其中一节写到草木的脾气，说村里人如此这般向他传授经验‘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，否则它们就会烂心。油菜结籽的时候，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，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。楠竹冒笋的时候，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，否则竹笋一害怕，就会呆死过去。即使已经冒出泥土，也会黑心烂根。”

看到这里，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正确，很正确。

一切的一切，我爱的一切，你们好啊。

母亲100岁了

□林伟

婴养媳

母亲是吃祖母的奶长大的。父母都是广东揭阳县棉湖镇玉湖村人。外公姓李，家庭富裕但重男轻女，母亲出生后，取了个名就被送人了。爷爷家穷，生了五个儿子，怕娶不起儿媳，就养了几个童养媳。母亲刚足月就抱来许配给林家老三——我父亲，做了婴养媳。

母亲聪明能干。八岁就能编织手工艺品，为家赚钱，深得奶奶的宠爱，是家里唯一念过几年小学的小媳妇。

母亲好胜要强。16岁时闹灾荒，瘦得皮包骨头。她告诉来看她的外公，林家对她很好，近来拉肚子才这么难看。外公把她接去养了几天，母亲就对外婆说她要回自己的家了。

外婆出生在泰国，18岁到中国结婚，生了数男数女又回泰国去了。外公家的人都漂洋海外，杳无音信。母亲在林家，共患难，生死相依。

但总能与母亲达成一致。退休后，父母几十年形影不离。父亲病重期间，母亲不顾自己年迈多病，天天陪伴在医院，细心照顾，不断鼓励父亲，要与她一起坚强活下去。

母亲说，她和父亲之间没有爱情，只有阶级感情。我觉得，由同一位母亲奶大，同甘共苦，他们的心早已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孕育出一种牢不可破的奇特的情感。

小学没毕业的医师

在美国，我与同事说，母亲小学都没毕业，却会接生做人工流产，他们觉得那简直是在草菅人命，因为那应该是有博士学位的妇产科医生才有资格做的事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母亲在象珠区卫生院工作（父母1962年从浙江省地质局调到永康）。有一年，她一个人在三个月里做了几十例流产手术。她也不记得这辈子到底接生了多少孩子，但都没出过重大事故。

1948年，母亲参加土改，搞过税务和审干，1950年加入共产党。因喜欢穿白大褂，选中了护士这一行。她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低，会被人看不起，因此学习特别努力，自学了工作上所需的各种业务知识，还学了一些英文和拉丁文。她胆子特别大，敢为病人诊断、开方、拿药、打针、动手术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她还给我打过鸡血！她运气也好，从没有被病人投诉过。不过那年月，医疗条件差，保健标准低，她愿意且能够帮人治病，病人大多感激不尽了。1971年，母亲调到永康县人民医院担任护士长，同事和病人都称她医师。这是对她的尊重，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吧。

记得母亲92岁那年，我回国时陪她聊天。她问我T.I.D是什么意思，我答不上来，她告诉我，那是吃药每天三次的意思（拉丁文tie in die）。我汗颜。

没打骂过我们。有时，她高举一根稻草，吓唬说要打了，但从来没见过那稻草落下来。1975年，妹妹代我下放到崇道公社上把赵村。她日夜担心吃睡不安，不顾自己正当年、领导的重用和挽留，坚决要退下来，让我妹顶职。三个孙辈的第一块尿布都是她亲手换洗的。任何时候，只要儿女需要，她都会倾其所有。

母亲85岁后，有时会抱怨，她那个年代的传统妇女，一切为子女，也希望子女养老。好在我们这代做子女的，也能尽力报答母亲。只是我们能做的所有，又哪能抵得上她为我们做的几分之一？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可能是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的一代了。我们按照传统孝敬父母，按照传统抚育子女，但谁敢按传统有养儿防老的念头？

我常对妻子说，母亲这辈子的投资是最成功的，她一无所有又拥有所有。她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，虽然我们几个做得还不够。

生命力

母亲60岁时，得过重病。到了82岁，患直肠癌，手术后挺过来了。95岁时，她跌了一跤，摔断了尾骨，神志迷糊躺床上数周后，又挺过来了。由于上下楼行动不便，母亲于2020年住进了永康绿康丽州家园，离我弟妹家很近，还专门请了一位阿姨全天陪护。今年，母亲100岁了，记忆力衰退不少，但还是耳聪目明。母亲骨质疏松，膝盖疼痛，仍每天坚持走路，开心起来还边唱边扭几下秧歌。她说，不管如何疼，一定要坚持锻炼，能活动，活着才有意思。

我愿意想象，母亲是那泰山顶上的不老松，“挺然屹立傲苍穹，枝如铁，干如铜，倔强峥嵘”。

母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根。这辈子，她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过得很幸福很自豪。下辈子，不管在哪儿，不管转世为何物，我们一定跟她而去，还做她的儿女。

财产

母亲从没给自己办过房产家具，更不会买奢侈品。她常说，我们兄妹三人是她的一切。在记忆中，她从

一河深绿染烟火

□徐芝婷

古镇的春，大概是从兰溪游埠码头的水色里渐起的。

淡淡的绿，在悄无声息间，细碎地散落于暖暖的阳光之中，撩起了层层涟漪，轻盈而俏皮，似乎是天真活泼的儿童，远远地望你，荡起一任单纯而开怀的笑意。而河道两边，风雨斑驳的白墙黑瓦和沉寂了一冬的樟柳，静谧不语，却在微风过处，偶尔捎来些许早春的讯息。

这是钱塘江上游的兰溪千年游埠古镇，因水而兴，依水而建，水与城天然相依，人与水自然融合。这里河道纵横，主要河道与兰江相通，便利的交通让各区域的民众生产生活有了无数的交集。在舟楫往来，商贸云集，游埠成为商船的停靠、休憩地之一。不同的地方民俗文化随着时光渐进，岁月流转，千百年来慢慢融进了这个江南游埠的码头，成为这一弯弯碧水、一座座精巧的石拱桥和这里百姓的早起晚归。一日三餐四季之中，衍生出“钱江上游第一埠”的特色文化，也因此与桐乡乌镇、湖州南浔、义乌佛堂并称“浙江四大千年古镇”。

古镇是安详的，一如远去的千年时光。而最能打破平静的，莫过于一只只挂着红灯笼的橹摇船。随着船身的一摇一晃，水波纹的层层荡漾，轻灵而宛转游走在水面上，依次越过了岸边的白墙和绿柳、连廊和石桥，就这样依呀着划进了早春的怀抱。登临石桥，不仅能远眺河岸边的翘檐黑瓦，更能远远见着三两只小船依次而来，水与桥相伴，船与水相行，如同一阙江南水桥词咏，又宛若一幅江南早春行图。而岸边的石板路的草坪里、花坛上，茶花正盛开出春的玫红，这一树树春的色彩，映衬着古老石板路上的斑驳岁月和经年风雨，更显得老去的时光久长。

而让千年古镇嬗变的，则是投入使用的新能源充电桩、便捷的电子交通导图和智能化的供用电管理。为美好生活充电、为美丽古镇赋能，电力让古镇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。古镇老街的电力线路全部入地，智能电表箱和崭新的供电线路保障了用电安全，餐厨用具实现了电气化，减少了碳排放，有效维护古镇的空气、水、土壤和环境质量，让游客自由徜徉在历史长河时，能领略更优美的风光。

游埠古镇早茶摊子，仅一条500多米的长街就能摆上几百桌。无数远近慕名而来的人们在摩肩接踵、挤挤挨挨中，在笑脸相迎中，把喜庆、欢欣和团聚的祥和全部融进古镇明媚的春光里。

一个肉沉子，手工师傅耐心细致地在鸡蛋里慢慢注入肉末，在煮沸的热水中，肉与蛋融为一体，激发出食物最纯正的味道，香味在热气中直入鼻腔，撩拨你的味蕾。尝一口，满嘴里是肉丰富的软糯，回味中又含有蛋的清香与爽口。这一独特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美食，不仅慰藉了多年不曾归来游子的胃，更是让家乡的味道牢牢镌刻在记忆的深处，永不忘怀。而一个蒸米糕，更是得到众多的青睐。糕与高谐音，暗合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与盼望。尝米糕，就是要在团团蒸腾不已的热气中开食。刚出笼屉的米糕最是软糯，有最丰富的口感和最可口的质感。形态各异、色香味俱全，深得人们喜爱。挑一块糖糕，就着一股热气腾腾放进嘴里，几乎来不及细品，咬一口就滑入了肚。

“哎呀，啥味道还没尝出来呢。老板，再来一份，哈哈……”爽朗的笑语声中，开怀的喜庆氛围里，人们尽情宣泄着对美食的热爱，陶醉在对火热生活的向往中。

古镇的乡亲们，敲起铿锵欢快的锣鼓，“龙狮闹春”巡游把节庆的欢腾推向一个个节日的高潮。这是在经历种种生活的艰难之后，人们心境豁然开朗的写照，是与过往困境的告别，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。